中国改革报

2019.11.15
星期五

文化创意 Culture Creativity

长城保护：既要生态也要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长城的历史价值、重要意义不容置疑，探索建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则刻不容缓

□ 蒋 菡

被誉为“长城守护第一人”的董耀会曾在1984年5月~1985年9月，用508天徒步完成了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明长城考察。

“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持续2000多年不断修建长城，我们的中华文明还会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中断？站在今天人类发展的视角，我们解读长城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董耀会常常问自己，问身边每一个人。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长城的历史价值、重要意义不容置疑，探索建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则刻不容缓。长城保护，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长城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长城文化。

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加大保护力度就是要让文物在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中活下去。”近日，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李粮企在“保护·利用·发展”长城文物保护与生态建设高峰论坛上表示。

地处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区，境内长城纵深179余公里，是北京长城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可以说，延庆和长城水乳交融。

据延庆区政协副主席张留全介绍，2005年，延庆区政府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长城保护行动，开展对全区范围内长城的调查工作。经过历时3年的艰苦野外调查，全面摸清了域内长城的分布、特点以及保存状况，为后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延庆区启动了长城及其附属文物有计划的抢险保护工作。目前，延庆累计修缮长城墙体19,000余延米，敌台70余座，长城保护状况得到极大改观。

随着长城保护力度的加大，长城资源的利用效果也逐步凸显，除八达岭长城、水关长城等景区不断发展，岔道城、柳沟城、石峡等长城古村落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利用也提上日程。它们或成为北京市最美乡村，或成为民宿旅游的亮点。“在传统村落中确定了5套传统院落作为试点率先进行保护，激活散落在长城村落中的传统文化细胞。”张留全说。

值得一提的是，长城遗产保护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工程试点采用了无人机倾斜摄影、卫星遥感等技术，以获取长城基础地理空间信息，进行数据采集和三维建模，建立长城保护数字化档案系统。

“建立长城保护员队伍，完善区、镇、村三级长城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实现了长城重点点段全天巡查、一般点段定期巡查、出险点段快速处置，长城也由科学管控形成了全覆盖、无盲区的长城遗产保护网络。”张留全说。

“北京市的长城，特别是明长城，全长500余公里，穿过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而此次规划的编制让长城不再只论长度，而是有了空间的范畴。”李粮企说，将长城文化带的发展定位确定为首都文化传承与生态安全屏障，是符合长城遗产保护工作实际的。

在北京市长城文化带的空间布局中，确定了“一线、五片、多点”的格局。“这种划分可以改变历史上长城保护管理发展模式单一、资源整合不力、经济利益至上、建设投资盲目的现状，有助于构建首都北部长城文化带的整体新格局。”李粮企说。

在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过程中，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至关重要。“一定要明确保护是前提，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在李粮企看来，在长城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方面，主要是让沉寂的文物在百姓生活中“活”起来，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之造福于民，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带着敬意保护长城文化

传统意义上讲，保护长城就是要保护作为古建遗址状态的长城，还有可移动的长城文化遗产，如墙、炮等等。但除了摸得到、看得着的这些长城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外，长城文化的保护也很有必要。“前些年很多人说，长城被修没了。其实不是修没了，是长城文化没了。”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鹤然谈道。

董耀会建议，做长城文化的时候，相关景区要好好考虑如何承担起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如何让游客带着长城的文化走，带着对长城的一份敬意走，并因此而对国家和民族多了一份爱。有了这样的考虑，就可以把文化做得更好。”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魏鹏举认为，从长城的保护来看，一个是自然意义上的生态保护，另外一个重要的是文化保护。“我们对文化的保护固然需要创新，可能更需要‘守正’，而‘守正’的基础来自于像保护生态一样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承。”

长城文化带是首都北京多样历史文化与丰富自然生态双遗产最为富集的一个区域。魏鹏举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长城生态博物馆，就是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我们要想更好地把长城文化精神介绍给全球，首先在话语体系上要和全球对接。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三四百座这样的生态博物馆了。”

除此之外，我们这代人体验了长城、了解了长城，而且长城周边的自然生态也罢，人文生态也罢，我们都能感受得到。但是，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呢？长城保护也是维护代际公平的体现。正如中国长城学会会长许嘉璐所言：“让雄伟的长城走向世界，把古老的长城留给子孙。”

把长城文化留给游客

明朝戚继光驻守长城10年的时候，有人曾经弹劾，说戚继光在长城戍守了10年，国家给你这么多的钱养兵，给你这么多的银子修长城，你寸工未建。当时的首府说了一句公道话，戚继光在长城10年不打仗就是功，他不打仗歼什么敌，他10年没打仗，取得什么胜利？10年不打仗就是功。

长城是为不打仗修的，长城不是为打仗修的。有了长城，规避了战争，减少了战争的规模和数量。所以，中国绝大部分的长城上没打过仗，打仗时间也非常少。这是不怕打，因为我们有准备。“我们是个忧患意识极强的民族，这也是文化，这个民族可以说多灾多难，所以忧患意识极强，长城是体现我们这一特点的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防患于未然。”董耀会认为，长城的防御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

同时，从长城的修造上，也可知我们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一块一块的石头，建一条万里长城，把农和牧隔离开来，建立起来农牧之间的规范。以我们今天的力量修一道长城都很有困难，那古代呢？

“而中国的文化是什么？女娲补天，天塌了，把天补上；精卫填海，地陷了，把海填上。天上有九个太阳，晒得地上的水都蒸发了，人没法活了，射下来八个。正是这份顽强，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一直走到今天。”董耀会希望每一个游客，去过的、还没去过的，都能感受到长城的文化，民族的精神。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举办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日前在成都举办。此次展览设置了工业创意设计（国际）馆、时尚（生活）创意设计馆、文旅创意设计馆、数字创意设计馆四大展馆，来自俄罗斯、尼泊尔、波兰、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设计产品同台“竞艳”。图为展览会上的澳门展馆。 安 源 摄

文化一线

从“养在深闺”到大有可为

无论与教育事业、还是与公共博物馆事业发展相比，我国高校博物馆整体上处于相对滞后境地。想要更好地发展，除了调整相关政策，也要借助专业力量，另辟蹊径、扬长避短

□ 易 明

日前，新开放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办“汉唐奇迹”展，展出了颜真卿残碑等一系列文物艺术精品，成为新晋“网红”。随后，重庆大学的“赝品博物馆”事件引发热议。一时间，一正一反的对比，让一直较为低调的高校博物馆闯入了公众的视野。在我国博物馆发展迎来新机遇的当下，高校博物馆的定位和发展路径应该是怎样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校博物馆？

高校是博物馆之母

博物馆与高校之间有着天然“血缘”。据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介绍，高校是博物馆之母，世界最早的公共博物馆即诞生于大学，中国第一批博物馆同文馆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也是高校博物馆。为何中外最早的博物馆都出自高校？在他看来，主要是二者共同的教育功能和使命使然。也因此，博物馆被人们称为“第二课堂”。

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每一历史进程都能够看到高校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当前，世界上许多著名高校将博物馆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部分。高校博物馆不仅承担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任务，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广泛的公共社会服务中。今天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高校都有著名的高校博物馆，如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哈佛大学的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然博物馆等，不胜枚举。

从“养在深闺”到崭露头角

2011年5月，国家文物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通知》，对高校博物馆发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指导意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高校博物馆使命与功能的深入认识，中国的高校博物馆也逐渐从过去“养在深闺”转而日渐崭露头角，新一轮高校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高潮日趋明显。

前几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开馆、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群的建设等都引起社会关注；同济大学博物馆2017年推出“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短短一个月时间吸引数万人次前往参观；山东大学博物馆年均入馆参观观众32万人次。新近开放的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为国内首家按美国博物馆协会文物保护标准设计、建造的艺术史博物馆。据介绍，该馆针对4个开馆展览推出了定期导览、预约讲解服务；推出学术讲座，邀请了多位艺术史家来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讲座；开展了针对展览的工作坊等教育活动。自9月9日开馆到10月8日，一个月内共计接待观众54,820人次，平均每天2108人次。

高校博物馆大有可为

然而，无论与教育事业，还是与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相比，我国高校博物馆整体上都还处于相对滞后的境地。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安来顺表示，中国目前有300多座高校博物馆，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博物馆名录中不到100家，对比中国高校的数量，只有10%左右的高校有博物馆。因此中国的高校博物馆还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

段勇认为，当前正在经历着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高校博物馆从中受益并不明显。这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从我国高校博物馆的质量和社会影响来看更是如此。高校博物馆不仅要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另一方面还需要尽量发挥社会职能。很多高校博物馆都在努力地适应这种要求，或改进自己的处境。

“中国的高校目前在博物馆建设和利用领域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中国的艺术教育在近20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面向全校学生的考古、文博、艺术方面的课程确实不多，高校博物馆应当积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美术史论家、画家陈履生认为，很多高校藏品数量不足，需要接受社会捐赠。“目前高校博物馆的发展需要耐心积累和培育，也需要社会的支持，国家政策的扶持。”

段勇表示，主管部门应该改变对高校博物馆的认知，根据其特点调整相关政策。高校博物馆也要真正认清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能只与社会公共博物馆比藏品数量、比展览精美、比场馆豪华，而应借助高校的专业研究力量，发挥学术研究优势，积极策划、参与、举办一些学术性、探索性、实验性、跨界型，填补空白的、“反常”的展览，另辟蹊径、扬长避短。

重点推荐

“我的国庆故事”十佳诗词及书法作品欣赏

近日，由中国改革报社、国艺新时代（网络文艺社群）和书香驿站联合举办的“我的国庆故事”诗词、书法征集活动“双十佳”作品揭晓，作品从百姓视角再现了各地精彩纷呈的国庆活动尤其是国庆阅兵及群众游行盛况。

10版

文化时评

经典改编“路在何方”

□ 韩浩月

炫目灯光、酷帅造型、摇滚配乐……此前，谭维维翻唱的一曲《敢问路在何方》炸裂全场。

和场子一起热起来的，还有网友的两极评论：支持的一方表示，这样的翻唱让老歌又火了一把；更多网友则认为，改编的版本像是“群魔乱舞”，毁了经典，听得“很难受”。

而该歌曲的作曲者许镜清随后在微博发文，称谭维维的翻唱行为并未得到授权，且在擅自改编的基础上歪曲了作品本意，“我不能接受，也非常不喜欢。”随后谭维维在微博上回应并道歉，许镜清也删除了质问文字。

谭维维翻唱《敢问路在何方》成功与否，因听者感受不同可以给出不一样的答案。也就是说，好不好听，尚可商榷。但编曲者未经原创作者授权擅自使用版权的问题，却很难洗白。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等使用他人作品的，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谭维维虽并非编曲人员，但作为演绎者同样涉嫌侵权，道歉是应该的，支付使用报酬也是应该的。

但在道歉、付费之外，流行音乐界以及电视综艺界还要反思的，是自己稀薄的版权意识。因为在谭维维之前，已经有不少类似事件发生，2017年迪玛希未经授权演唱俄罗斯男歌手维塔斯《歌剧2》被发律师函，2019年声入人心男团与迪玛希献唱皇后乐队四首歌曲被版权方追责，综艺节目《明日之子》选手翻唱原创作者作品被起诉……

如今，国外公司、国内部分音乐人的版权意识越来越强。与之相比，老一辈音乐人、经典作品的创作者，其实很少对版权被侵犯公开表达反对意见。在很多人心目中，经典音乐深入人心，各种播出平台与场合经常可以听到，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不排除老一辈音乐人也有此心态，因而对各种翻唱也多抱以宽容态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广泛流行的经典作品，也是创作者个人心血铸就，只要处在受法律保护的版权期内，原创作者就随时可以站出来捍卫自己作品的使用权。

拥有较高流量和粉丝群的流行歌手或者处在强势位置的播出平台，在对经典音乐作品演绎时，往往能制造不小的轰动效应。但这是流行与经典撞击出来的火花，如果没有经典，翻唱也就没了基础。

因此，对流行音乐人和演出平台而言，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自己有传播优势、处在上风，就忽视了经典原作者的合法权利。而对权利的罔顾，也常常导致对经典“精髓”的抹杀，在侵犯版权的同时，也可能冒犯听众。

唯尊重方能交融。郑重对待改编、合理演绎，才有经典的创新和传承。

文化艺术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执行主编：明 慧 宋若铭
新闻热线：(010)56805161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whzk619@163.com